

國足選主場，有講究

此前，美加墨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36強賽最後一輪，因新加坡男足守門員桑尼高接低擋「間接立功」，國足得以涉險晉級18強賽。

逃出生天後，按照國際足聯的賽歷安排，國足將在今年9月至明年6月進行10場18強賽小組賽，其中有5個主場比賽。

日前，中國足協發佈通知廣徵「英雄帖」，面向全國徵集有意願承辦主場比賽的城市，並提出了基本要求。

這5個主場比賽對於國足來說格外重要。國足除了要靠實力過招之外，能否最大化建立主場優勢並用「軟實力」加持，或許將成為18強賽國足能走多遠的關鍵因素之一。

自告奮勇和按兵不動

回顧上一階段36強賽，深圳、天津和瀋陽三個城市先後成為過國足的主場。而國足分別在3個主場以0比3負於韓國、4比1戰勝新加坡、1比1被泰國逼平。

瞭解到，深圳、天津、瀋陽均有意願繼續在18強賽中承擔國足主場的工作。此外，如大連、杭州、濟南、青島、西安、長沙、廈門、重慶等多個城市所在地的足協或體育部門、賽事運營企業，分別不同程度地表露出一定興趣。

根據中國足協官方發佈的要求，申辦今年9、10月份主場比賽的城市，在6月20日之前需要提交申辦意向函，後續還需提交承辦城市體育部門、政府出具的意向函、支持函。

另據瞭解，當下不同城市申辦國足主場所處的進度並不完全一致，例如濟南市體育局已向山東省足協遞交意向函。另外，其他有的城市正處於整理好資料向上匯報的階段，也有的城市在考慮今年11月和明年的主場「檔期」（該階段賽事申辦意向函提交時間為7月），仍處於觀望狀態，且尚未展開「實質性動作」。

中國足協方面預計於6月27日世預賽18強賽抽籤結果出爐後，結合具體對手和各個有意願主辦的城市進行綜合磋商，以判定國足的每個主場比賽「花落誰家」。

上述有意願申辦國足主場比賽的城市中，杭州的情緒似乎較為「外露」。在國足涉險出線後，杭州本地多家媒體牽頭，對於杭州是否應該申請成為國足18強賽主場展開了分析討論。

在當地媒體看來，杭州硬件優越（除主辦過亞運會開幕式的杭州奧體中心外，黃龍體育中心、臨平體育中心均可勝任國足主場）、經濟發達、觀眾熱情，場館基礎建設和賽事配套服務已經歷過亞運會級別的國際大賽檢驗，完全有能力承辦。另外，承辦國足主場賽事，還可以令亞運場館有效「再利用」，也可令大賽積累的經驗優勢得以繼續發揮。

還瞭解到，部分擁有頂級球會的國內一線城市雖然場地硬件合格，球迷氛圍狂熱，但並沒有對競爭國足主場產生濃厚的興趣。在安保、交通、文體活動優先級等綜合因素的考量下，部分城市選擇「按兵不動」。

有足球業內人士對介紹稱，如今許多城市承辦國足比賽，邏輯和此前並不完全相同。「過去，相關主辦城市的辦賽願望較為樸素，單純就是投入並提供高水準的服務保障，希望國足可以取得勝利。而今，國足能贏球固然皆大歡喜，即便贏不了球，該城市也可通過國足的賽事打造「比賽日經濟」，帶動文旅產業，拉動旅遊收入。」

此前，瀋陽文旅部門就曾專門針對國足球迷推出過優惠政策（持球票的球迷享受瀋陽故宮、張學良舊居等景點門票五折優惠）。而從國足在天津和瀋陽兩個主場場面來看，場均超過4萬觀眾，賽場內一票難求、氣氛熱烈，賽場外球迷也勢必助力了當地的消費。

選哪裡，有講究

如何為國足的大賽預選賽選主場，對於過往的中國足協來說，是一門「頗有講究」的學問。

除了要看各城市的意願以及主觀能動性之外，根據過往中國足協選擇主場的「慣例」安排，勢必綜合考量多種因素，以最大限度發揮主場優勢。

歷史上曾有「經典」一例，2008年世預賽40強賽對陣澳大利亞隊，國足曾將主場選在昆明。從該場比賽過程看，舟車勞頓的澳大利亞隊的確一度很不適應高原作戰，但國足也陷入「得勢不得分」怪圈。

後續，有不少國足球員對於將主場設置在高原產生過質疑。有球員認為，將主場設置在高原城市看似為對手設置障礙，但對自身比賽同樣有很大影響，畢竟國內球員基本不在高原訓練，比賽時跑動和呼吸都有影響。

頗為可惜的是，國足球員當時在昆明主場罰丟關鍵點球痛失好局。據悉，昆明主場曾一度改建為高爾夫球場，在承辦國足賽事前雖然整修草坪，但比賽時仍然坑坑窪窪，導致國足球員主罰點球時腳下「拌蒜」。

綜合國際足聯的賽程來看，國足本次18強賽，2024年9、10、11月和2025年3、6月，每個月有2場比賽，均是先赴客場，後回主場比賽。按照慣例，為國足選擇主場的基本原則策略是，國足在客場完成比賽後，能以最快速度就近回到國內主場展開適應和備戰工作為宜。具體來看，國足將在9月5日客場對陣小組第一檔的球隊，也就是日本、伊朗、韓國的其中一支。此後在9月10日，國足將在主場迎戰第三檔的球隊，也就是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約旦中的一支球隊。

足球業內人士分析，如果抽籤抽到日本或韓國同組的前提下，參考過往中國足協的主場選擇，國足18強賽的首個主場比賽有很大可能會選在國內東部或東北部的某個城市。這樣一來，國足從日韓出戰客場回國路途較近，可以逸待勞備戰遠道而來的西亞或中亞球隊。

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由於中國地域遼闊，近40年來，國足在深圳、西安、長沙、合肥、昆明、武漢、瀋陽、大連、成都、上海、廣州、南京等「主場」均進行過主場比賽。

而除了1997年和2001年十強賽、2004年亞洲杯分別在大連、瀋陽、北京「連續作戰」外，國足幾乎很少在任何一個「主場」連續進行超過兩場比賽，普遍都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中國足協作出相關選擇，顯然是綜合考量後的結果，但也並非沒有人提出過質疑。前國足主帥裡皮就曾公開表示，國足應該將主場固定在一個城市，一個球場。

在裡皮和部分媒體看來，固定主場，球員可以更好地適應賽場草地、氣候和氛圍，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國腳們每到一處與到訪的客隊相同，仍需要重新適應，與打客場無異。

另外，球迷和媒體還有一大呼聲。國足應該效仿英格蘭、法國將溫布利大球場和法蘭西大球場（聖丹尼斯體育場）固定成為國家隊主場所在地。悠久歷史中，兩座足球場

不僅成為各自足球傳承發展的見證者，也成為了地標性建築和旅遊目的地，供世界足球愛好者前往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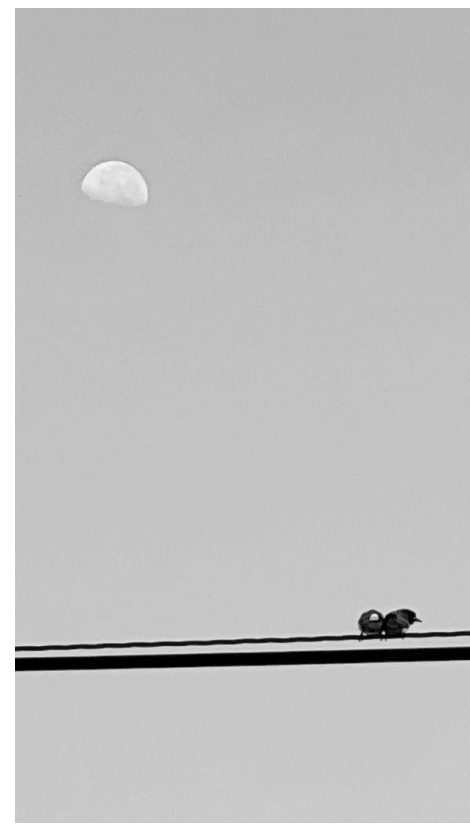
從目前來看，因為歷史和現實的多重因素，國足尚未有主場固定的相關計劃。

對於國足而言，終究實力有限，想要在18強賽中取得好成績，突圍進軍美加墨世界盃，可謂難度巨大。但利用好每一個主場，最大化營造球迷聲勢，為國足的戰鬥力提供「加成」，仍然是需要認真思考和評估的。

錢昆打油詩

相依鳥

側看一隻孤獨鳥，
再望數目大顛倒。
半輪晨月高高掛，
兩隻鳥兒相依靠。



《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他向人們介紹了科爾斯達省及達圖爾家族的歷史，他著重介紹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達圖爾家族的代表人物西奧先生跟隨老總統阿德里安輾轉流離救國圖存的艱辛。同時，老貝尼格奧說道：「今天，總統亞歷克斯先生還有西奧、勞雷爾先生、還有科爾斯達省的朋友帶著深情厚誼來到這裡，來到達西加省。這讓我不禁想起十幾年前日本人的鐵蹄踐踏上菲尼亞土地時，為了哈利維雅免受戰火蹂躪，老總統命令勞雷爾先生留下來拯救人民的往事。那時，哈利維雅餓殍遍地，在勞雷爾先生的帶領下科爾斯達省人民和我們達西加省人民積極籌措糧食，男女老幼齊上陣、手提肩扛人推馬拉支援哈利維雅的场景就像今天一樣讓人感動。」

勞雷爾接著老貝尼格奧的話，回憶了當年的艱苦歲月，感謝達西加省和全國人民對哈利維雅和戰時第二共和國的支持。同時，宣佈了國家減災委員會對達西加省分派的物資清單。

西奧的發言很簡短，代表國會慰問災民，希望達西加省受災群眾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團結一致克服困難，眾志成城建設家園。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總統亞歷克斯站了起來抑制著悲痛道：「帕拉南鎮，特別是山裡被泥石流吞沒的迪力維村和拉坎莫村我是非常熟悉的。」

會場安靜了下來，人們被亞歷克斯的聲音所感染。

「那時候，我是北方游擊隊的隊長，彼特爾先生是參謀長，我們長期在這一帶打游擊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在最艱苦的歲月裡，這裡的人民給我們送來了芭蕉木瓜，讓我們度過饑荒；在缺醫少藥的大山裡，這裡的人民冒著被屠殺的危險，收留我們的傷員；在侵略者最猖狂的時候，英雄的達西加省人民有1萬多人參加了我們北方游擊隊，其中就有600多人來自帕拉南鎮和那些村莊。再來這裡之前我和彼特爾又去了一趟拉坎莫村，我曾經在那裡養了半個多月傷，鄉親們把最好的東西省下來給我吃，冒死給我找藥治傷。可現在村子沒了、人沒了……」

亞歷克斯哽咽著，台上下人們也開始哽咽啜泣。

良久，亞歷克斯擦干了擦眼淚後，又朗聲道：「過去，勤勞的賽西市人民、英勇的達西加省人民、頑強樂觀的菲尼亞人民沒有被侵略者打倒。現在，我們同樣不會



被災難困難嚇倒。災難讓我們團結互助，苦難讓我們堅強不屈……」

總統先生的演講在又一次一次的掌聲中結束。

會場的情況隨著的筆端，電波的躍動傳遍了菲尼亞的千家萬戶。

晚上，「格羅莉」風災重災區達西加省賽西市居民為死難者舉行了燭光悼念活動。

點點燭光延綿開去，在淚眼婆娑的人們眼中與天際的星光融為一體。

第43章 隕落（第1節）

大災之後，所有人都忙碌著，菲尼亞全國上下似乎空前的團結了起來。

西奧在為11月份離開菲尼亞權力中心做著安排。他和鷹教清楚現在在家族內部還沒有人能頂替他擔當菲尼亞參議長的職位，當下家族的核心利益是確保彼特爾上位哈利維雅市市長。當然，西奧、達圖爾家族還有鷹教也清楚當下的菲尼亞政治權力是要分享的，不然必將成為眾矢之的。亞歷克斯連任毫無懸念，彼特爾出任哈利維雅市市長也應該勝券在握。所以，支持勞雷爾競選參議長，籠絡哈利維雅的人心，加強和北方各省的關係就成了最優的選擇。

西奧、勞雷爾與亞歷克斯走訪慰問了北方幾個受災省份，他們和當地的幾個大家族完成了政治利益交換並建立了盟友關係。阿貝托組織鷹教長老院會議，及時叫停了長老們「關於通過救災活動在北方各省發展教眾的提案」。

阿貝托解釋道：「西奧和我包括伊文都不贊成這樣做。」

（三五〇）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雲琴 編譯

在市場上，中國商人擺起長長的貨架，展示他們的貨物，並收購菲律賓人的土特產以及從墨西哥運來的商品，帶回中國銷售。

政運後來很可能搬到了岷倫洛，從那時到現在，岷倫洛一直是華人聚集經商的地方。黎牙實比來到馬尼拉後，看到華人吃苦耐勞，什麼工作都願意做，於是就頒布法律保護華人。但後來隨著華人數量的增加，西班牙人就開始頒布法律限制華人。早在1581年前，西班牙人對華人不斷增加的數量就開始感到恐懼。他們命令華人居住在八連（Parian），這是西班牙總督康薩洛RD佩拉洛薩（ConzaloRonquilloPenaloza）下令建造的。八連建在天主教多明我教會團的教堂傍邊，由多明我專門負責華人的皈依。第一個八連被燒燬後，後來西班牙人在位於今天馬尼拉市政廳的地方又重建了八連，而且西班牙人把大炮對準八連，防止華人發生暴動。

我想像古老的岷倫洛，可能與現在的情況相差不多。「成排的店屋，前面是商店，後面是存放貨物的地方，每間小店樓上是商人店員居住的地方。」岷倫洛，有巴剎、雜貨店以及小旅館，這些都是為前來貿易的中國人準備的。正是在岷倫洛，政運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後來他的兒子遷移去了邦加西棉省。正如那時候的多數中國人那樣，許胡安（許長錚）後來回中國去了。在1800年初，他帶著兒子許淵（後改名為許馬丁）回到鴻漸。許胡安在菲律賓娶了一個菲律賓婦女，是來自布拉干省的特裡尼達，翁松（TrinidadTiongson）。根據菲律賓的家譜記載，許長錚的父親——許政運1786年在邦加西棉去世。

許淵在菲律賓長大。有點積蓄後，他回到了鴻漸村，結婚生子，兒子就是許尚志（許玉寰）。19世紀中期，他帶著許尚志離開了鴻漸村，到達馬尼拉。許淵的中國妻子是結的娃娃親，她留在了故鄉。許淵到馬尼拉後，他想娶一個叫安德蕾·門多薩（AndreaMendoza）的混血兒。西班牙人要求他先受洗皈依天主教，才能結婚。於是，許淵就隨了他教父的名字。於是，來自福建鴻漸村的許淵，在1842年3月



19日受洗成為一個華人天主教徒，改名為許馬丁，那時他還不到30歲。後來許馬丁的菲律賓妻子病了，他將兒子許尚志留在岷倫洛交給一個親戚照顧，帶著菲律賓妻子安德蕾回到了中國。

應該說，許玉寰也於1842年3月19日受洗成為天主教徒。

（與他父親許淵同一天受洗），開始了新生活。根據菲律賓許寰哥家族族譜的記載，他於19世紀中期與他的父親來到菲律賓。除了家譜記載他的名字外，沒有其他的文獻記錄他在中國的生活。中國歷史上經常爆發的內亂使這些記錄很難保留下來。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很多東西。雖然，鴻漸村的許氏家族成員努力把家族祖先的生日、去世日期以及結婚日期刻在石碑上，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石碑也被挪作它用。他在中國的生活基本無從說起。此外，隨著時光的流逝，關於家族歷史的記憶早已模糊不清。在打拉省帕尼基市許寰哥家族的墓園裡，許寰哥家族將許玉寰的受洗日作為他的生日，這一天也是他父親許淵的受洗日。許淵將兒子許玉寰帶來馬尼拉後，他們同一天受洗。許玉寰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與許淵身份的轉變是一致的：標誌著從中國來的移民融入了這塊新的土地，不僅是通過婚姻，也是通過受洗成為天主教的儀式加快了這種轉變。後來許寰哥家族的子孫們，無論是外在信仰還是個人興趣上，天主教一直被他們奉為家族信仰的基礎。

我在翻看家譜時，一直在思考，阿公何塞的名字是如何從普通話的許尚志或者許玉寰轉變為許寰哥的。我相信，普通話的名字是根據福建話而來，福建話是岷倫洛的商業語言。

（〇二一）